

中 国 特 色

杨绪盈/著



政党制度的结构与价值

ZHONGGUO TESE ZHENGDANG ZHIDU DE JIEGOU YU JIAZHI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D665
66

中国特色 政党制度的结构与价值

杨绪盟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与价值/杨绪盟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2
ISBN 978-7-5035-3632-8

I. 中… II. 杨… III. 政党—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IV. D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595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办公室） (010) 62805818（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印张：8.5

字数：236 千字

定价：16.00 元

责任编辑 曲 炜 彭文峰

封面设计 张利亚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宋二顺

自序

有人统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当中，仅具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就有 20 多种，它们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面貌，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同时也探索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各种形态的本土化的社会主义，都可以认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实践方式和探索方向，它们都力图建立并彰示一种超越历史的，民主、公平、高效、和谐有序的高级社会制度，都力争建设和维持一个长期合法执政，而且代表社会发展先进势力的优秀政党——共产党。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伟大的辉煌，也饱受了巨大的挫折和难堪的困境。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是一种相对高级的社会制度，在其发展过程当中，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同时，有人类自身认知水平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会遭到一切落后势力的顽强抵制，所以它的发展将是长期的，困难是难免的，但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美好的希望最终会成为现实；二是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幽灵在黑夜中作祟，今天，老的马克思主义幽灵已经不复存在，新的变种或者做最后的挣扎，或者转向资本主义的旗下。

苏东剧变给世界带来的震动是空前的，虽然其后果远不像西方国家宣扬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不战而胜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与价值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苏东剧变发生的那一刻起，中国就开始肩负起了几乎人类全部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责任和压力。在东欧发生政治剧变的1989年，邓小平就曾经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强大的现实状况让人们延续了对社会主义的梦想和追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苏东的失败也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告别教条主义的历史契机，痛定思痛以后，社会主义反而得到了创新的启迪和境界，这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事实上，中国不仅是上世纪末社会主义制度危机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也是本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大的推动者，同时更是巨大的成功者。中国做得足够漂亮，以至于国际上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奇迹几乎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实现的，干脆冠以“北京共识”来表明其发展模式的原创和成功。

进一步讲，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也是在所谓的“北京共识”的名义下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认为，“北京共识”正在逐步取代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乔舒亚的文章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的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值得效仿的成功榜样。他还进一步阐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乔舒亚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总的来看，乔舒亚的“北京共识”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目前，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受到了很多国家

自序

的密切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未来，从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成败，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现实的榜样和旗帜。

在“北京共识”提出以后，中国的智囊机构与政府有关研究部门纷纷对“北京共识”所反映的大部分思想进行了探讨，并且总结出了“北京共识”包含的三条原理：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集中于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则是中国的外交理念。

在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理论和现代的西方理论都无法概括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的时候，解释中国、指导中国的发展就需要有新的理论视角。没有伟大理论指导的实践，永远是没有伟大前途的实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需要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这种回应不是孤独的和曲解的，而是人类共识的和科学的。

具体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研究来说，目前的学术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习惯于从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出发，臆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国的政党及其制度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没有疑义。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产生发展过程，也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就会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西方政党制度理论是在西方政党政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有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其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并不完全具有普遍意义。无视西方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与价值

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将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移植到中国来，是缺乏科学态度的。

二是意识形态的束缚。表现在两个不同研究层面上：在研究素材上把所有的政党制度实践理论都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在研究成果上，以意识形态的标准划分类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恢弘的伟大工程之一，我们要以宽阔的胸襟来面对一切现实存在，以空前高度的视野来对待一切文明成果。

三是力量投入不足。由于历史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相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其他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距。史学研究者、统一战线系统的实际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这些学者往往因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被置于政治学研究的边缘，从研究经费到成果的认可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包括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政治科学深刻地理解和继承既有的理论成果，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科学需要走到以往任何一种政治科学所未曾达到过的高度，它应该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符合人类伦理和制度文明，从而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做到深思熟虑和科学选择。

早在 1983 年 3 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是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补课。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能把西方理论当作圣旨，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可能学到很多“技巧”，但是难得精髓；研究中国，必须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像力充分发挥，提出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理论。

自序

本书尝试以这样的指导思想做一个探索。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创造。它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党制度，是原创性的一种制度。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基础制度保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理论领域相应也面临着诸多新的课题和深层次的挑战。如何回答和回应这些问题与挑战，总结出能够概括和指导当代中国现实状况的政党制度理论，构建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我们应该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民主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民主制度通常以政党制度为特征”。在西方，西方政党制度的首要功能就在于组织选举，它具有强化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作用。通过选举，人们把决策的权力授予被选出的人，委托他们来代行权力，由此形成了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西方政党往往都把选举作为控制政权的基本点，在选举中投入极大的精力。而且，选举也为政党动员、组织和指导民众参与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次，政党制度为政党表达和凝聚民意，并使之成为公共意愿和立法，以及监督其实施等提供制度上的规范和保证。政党制度的这一功能同代议制的议会制度相互关联而起作用。西方政党并不只是选举党，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一旦选举完毕，政党就开始在议会中发挥作用，主要内容是参与立法。政党和会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民众的要求，确定准备作为议案提交议会的课题。这就需要对千差万别、甚至相互矛盾的民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进行筛选、协调，形成共同的利益和要求。

应该说，任何政党制度都致力于发展民主的价值取向。20世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与价值

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新兴中间阶层的普遍壮大，政党制度显现出一些新特点及发展态势，一些有影响力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保证不失去原有基本群众的条件下，将尽可能广泛地顾及不同利益集团，特别是中间阶层的利益。并不是说，只要政党制度本质是先进的，设计是合理的，它的运作就必然是科学的。我国的政党制度作为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设计，对民主化要求很高，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民主保障的制度化、规范化的缺失严重影响了这一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在坚持的前提下完善和发展的问题。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一个被分化的向着全新状态过渡的社会，统一的全民利益不可能存在，一个政党要完全代表起各种各样的利益，也是困难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国家，各民主党派作为一种纽带，能够更好地反映和代表它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与要求，还能从不同角度向执政党反映民众的各种诉求，从而使执政党的决策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使民主的基础和过程更加理性化。而且，民主党派制度化的参政活动本身就体现着民主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承担着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重大责任，这种独特的民主化方式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特功能之一。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精华部分之一。从结构上讲，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核心一元性和结构多元性的统一。从价值上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目的是既要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要实现中国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同时还要担负起推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历史重任。需要说明的是，结构决定价值。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价值。从结构上做理论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可以从理论建构（精神建

自序

构)和实体建构两个方面去研究,结论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科学的布置,这个布置是严格有序的布置;从结构出发,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可分类为基础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本书的任务是在探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的科学性和价值的适用性的同时,在结构和价值之间建立一座稳固、合理的桥梁,让结构和价值成为一个系统内的因果元素。本书还试图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任何实践需求,不适宜用目光短浅的、武断的政策去实现,而应从基础上,从政党制度的结构层次上去论证,以促成问题一劳永逸式的解决。

最后,以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浦兴祖教授的一段话作为总结,也算做是对政治学研究者的一点激励和指导:“我们的政治学、政治学者应当对研究中国政治发展怀着极大的责任感。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政治发展也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更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离开了对‘硬道理’的研究,政治学与政治学者就于事无补,失去价值。而离开了对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所谓对政治发展的研究,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杨 絮 盟

2006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导 言 (1)

1. 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论 (1)
2. 从现实主义到结构主义 (8)
3.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15)
4.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体系 (24)

第一部分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

第一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精神构建 (31)

5. 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 (31)
6. 民主思想 (38)
7. 西方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 (44)
8. 马克思主义 (49)

第二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实体构建 (56)

9. 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6)
10. 形式：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68)
11. 内容：合作与监督 (78)

第三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结构特征 (86)

12. 一元与多元 (86)
13. 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 (92)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与价值

第四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类型	(103)
14. 有序多党制度	(103)
15. 理论分析	(113)

第二部分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内容

第五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分类	(123)
16.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础性价值	(123)
17.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工具性价值	(131)
第六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44)
18.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价值	(144)
19.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价值	(153)
20.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价值	(157)
第七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其他价值	(165)
21. 示范性价值	(165)
22. 方向性价值	(177)

第三部分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评价

第八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评价标准	(187)
23. 评价标准的形成	(188)
24. 民主标准的含义	(193)
25. 评价标准的具体化和时代性	(203)
第九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民主表达	(211)
26.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	(211)
27. 党际民主	(221)
28. 实际民主	(227)
第十章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231)
29. 两种不同的民主实现方式	(231)

目 录

30. 中国特色的选举与协商	(237)
31. 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实现道路	(247)
结束语.....	(252)

导　　言

作为有关知识的准备，导言简单介绍了政治价值论、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的有关内容，叙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概况。作为一种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维护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服从于中国人民最普遍的利益，也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榜样和有价值的探索。事实上，作为对政党政治基本模式的制度化的政党制度，构成了许多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内容。在英、法等有议会或类似机构的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确立经历过相当长的时间。而有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产生政党并形成不同于西方那套政党政治的观念，最终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简直是一个奇迹^①。

1. 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论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政治家多注重讨论价值本身是什么样的状态，学者考虑最多的则是价值的来源、性质和作用。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现象最本质层次的问题，也是政治学研究最基础性的内容之一。政治价值论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也是政治哲学中与政治现实比较接近的部分。

^① 张承斌：《论中国政党制度的确立与意义》，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2期。

政治哲学

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论界定，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经有学者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据朱士群概括，关于政治哲学的概念，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①：

(1) 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部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中庸中和论、圣贤论等都算是政治哲学问题；

(2) 政治哲学关注政治价值，提供关于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和导向，为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估标准，它主要是一种规范政治理论；

(3) 政治哲学不仅研究政治的起源和本质、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还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阶级的本质、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等等；

(4) 政治哲学是政治观特别是政治价值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它从哲学上研究政治价值范畴、政治价值关系论题、政治价值观念演变的规律和走势、理想政治秩序模式以及政治规范的理论基础。

朱士群在综述他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s）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是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从整个思想史来看，政治价值是它最重要最独特的论域。相应于这些论域，政治哲学可以分为政治存在论（政治本体论）、政治价值论（规范政治理论）和政治诠释学（政治理解论）等三个主要论域。”

^① 朱士群：《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试论作为公共哲学的政治哲学》，载《学术界》2000年第3期。

导　　言

有人认为，在学科的归属上，政治哲学仍然属于哲学学科^①。并说政治哲学是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哲学的扩展。理由是每一种知识领域都必然具有其独自的规定性，除了具有由一套独特的概念命题构成的知识系统外，更为关键的是还有一套与其知识系统相对应的方法论。知识系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适用领域的扩展，便意味着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正如近代社会学的方法论可以适用于各个方面的专门论域，于是我们至少可以开列出十几种分支的社会学研究。同理，哲学的方法论可以适用诸多学科，譬如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而由此形成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等等仍然是哲学学科的发展。只不过这些哲学的分支论域与历史、政治、法学及伦理学学科的知识系统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在研究习惯上，或者说是基于研究的需要，它们自然地被看作是哲学学科的组成。

以上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既然大家都基本认可政治哲学是用哲学的方式研究政治学，那么，几乎马上可以断定，政治哲学是属于政治学领域的，而不是属于哲学领域。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现象，这也就规定了政治哲学的学科属性是政治学。哲学是元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性，不应该随便涉足于具体学科，否则哲学便有退化的危险。其实，在政治学前面冠以哲学字眼，并不是最近的发明。牛顿关于物理学和数学的论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他所发现的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的规律的基础性和普遍性，我们当然不能把它们归属到哲学著作里面去。政治哲学也是这样的道理，它属于政治学科，而不是哲学学科。

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非常繁杂，困于政治现象搅扰中的社会主

^① 胡海波：《哲学就是哲学》，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